

全唐小说

王汝涛

编校



金唐小说

魏启后 题书

I242.1
21.3
3

I242
21.3
3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温 汤

海内温汤甚众，有新丰骊山汤，蓝田石门汤、岐州凤泉汤、同州北山汤、河南陆浑汤、汝州广成汤、兖州乾封汤、邢州沙河汤。此等（以下缺）

卷 第 八

历 山

齐州城东有孤石，平地耸出，俗谓之历山。以北有泉，号舜井，东隔小街，又有石井，汲之不绝，云是舜东家之井。乾元中有魏炎者，于此题诗曰：“齐州城东舜子郡，邑人虽移井不改。时闻洶洶动绿波，犹谓重华井中在。”又曰：“西家今为定戒寺，东家今为练戒寺。一边（一本多一边二字）井中投一瓶，两井相摇响浑浑。”又曰：“济南郡里多沮洳，娥皇女英汲井处。窃向池中潜舳来，浇泖畦上平流去。”炎虽文士，其意如是，则诚以为舜之所居也。按郑元云：“历山在河东。”应劭云：“在雷泽”。皇甫谧云：“在济阴”。今东齐地名历城，与舜耕历山其名相涉，故俗人混同其说。在河东者近是。

二 朱 山

密州之东，临海有二山。南曰大北，北曰小朱。相传云仙人朱仲所居也。按、朱仲、汉时人，《列仙传》所载，不言所居。若尔、朱仲未居之前，山无名乎？此西北数十里，有春秋时淳于城。淳于、州国也。吴楚之人谓居为于。古谓州为朱居。然

则此山当名州山也。汉末崔琰于高密从郑元学，遇黄巾之乱，泛海而南，作《述初赋》，其序云：“登州山以望沧海”，据其所处，正相合也。大朱东南海中有勾游岛，去岸三十里，俗云勾践曾游此岛，故以名焉。《述初赋》又云：“朝发兮楼台，回盼兮勾逾，顿食兮岛山，暮宿兮郁州。”郁州今海州东海县，在海中。《晋书》石勒使季龙讨青州刺史曹嶷，嶷欲死保根余山，然则勾榆、根余皆是一山，亦声之讹变耳。

绎 山

兖州邹绎山，南面平复，东西长数十步，广数步。其处生梧桐，传以禹贡“绎阳孤桐”者是也。土人云：“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，诸山皆发地兼土，惟此山大石攒倚，石间周回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虚，故桐木绝响，以是珍而入贡也。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‘下邳县西有葛绎山，古之绎阳下邳也。’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‘绎山在下，邳西北，多生梧桐，则《禹贡》‘绎阳下邳’者是也。’《邹山记》云：‘邹山、盖古之绎山，始皇刻碑处，文字分明，始皇乘羊车以上，其路犹存。’按，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绎者也。始皇刻石纪功。其文字（一本无字）李斯小篆。后魏太武帝登山，使人排倒之。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。邑人疲于供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焚之。由是残缺，不堪摹写。然犹上官求请，行李登陟，人吏转益劳弊。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，凡成数片，置之县廨，须则拓取。自是山下之人、邑中之吏得以休息。今间有绎山碑，皆新刻之碑也。其文云：‘刻此乐石’，学者不晓乐石之意。颜师古谓：‘以泗滨磬石作此碑。’始皇于琅琊、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，惟绎山碑有之，故知然也。

姜里城

相州汤阴县北有姜里城，周回可三百余步，其中平实，高于城外地丈余，北开一门。相传文王演易之所。曹子建《诘纣文》云：“崇侯何功，乃用为辅？西伯何辜，囚之囹圄？囹圄既成，负土既盈，兴立炮烙，贼害忠贞。”观此意见，文王见囚之地，纣使负土实此城也。未详子建所据。今按，此东顿丘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，或周一里，或三百步，其中皆实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“彭城郡有柁城，云是崇侯家（一本作冢）。自淮迄于淮河上河（一本作城），而实柁丘堊可阻，谓之固然。则小城而实，皆古人因依立家，以为保固。子建所云：“负土既盈”，或承流俗之传耳。大历中，汤阴有一尉，姓张，与数人同行，过姜里城。或问此是何城，张尉答曰：“此是郭令公围相州时所筑。”或曰：“此是姜里城，纣囚文王之处，何关郭令公筑？”张尉曰：“某比在河南，是不知文王与纣事，只将谓令公所筑也。”

文宣王庙树

兖州曲阜县文宣庙门内并殿西南，各有柏叶松身之树，各高五六丈，枯槁已久。相传夫子手植。永嘉三年，其树枯死。至仁寿元年，门内之树忽生枝叶，乾封二年复枯。俗称千年木，疗心痛。人多窃割削之，树身渐细。去地丈余皆以泥，累累泥封，犹不免焉。亦有取为笏者，色紫而甚光泽。肃宗时二树犹在。广德初，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，过曲阜，谒文宣王庙，因遍寻鲁中旧迹，县使一老人导引，每至一所，老人辄指云，此是颜子陋巷，此是鲁灵光殿价，此是泮宫。季卿闻之，皆沈吟嗟赏曰：“此翁真鲁人也。”次至池水，复指之：“此是钓鱼池。”季

卿问曰：“何人钓鱼？”老人对曰：“鲁人灵光常此钓鱼”。季卿曰：“鲁人败矣。”又于路侧见右碑，季卿问是谁碑，诸君并不能对。有一尉遽至碑下，仰读其题云李君德政碑，去还，白云：“李君德政碑。”季卿笑曰：“此与鲁人灵光何异？”

孟 尝 镬

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铁镬二口，大者四十石，小者三十石，制作精巧。又有一釜，可受七八石，似瓮而有耳。相传云是孟尝君家宅，镬釜皆是孟尝君之器也。至德初，蕃寇南侵，司马李伾毁其大镬以造兵伏，其小镬及釜，僧徒恳请得免。至今以镬烧长明灯，釜以贮油。按，孟尝君门（一本多此二字）客三千人，当时应有此器。然至今千余岁，累经丧乱，何能使兹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。或恐传者之妄。

佛 图 澄 姓

邢州内丘县西古中兵城，寺有碑，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。碑云：太和上佛图澄愿者，天竺大国罽宾小王之元子。本姓湿。所以言湿者，思润里（一作理）国，泽被无外，是以号之为湿。按，《高僧传》、《名僧传》、《晋书·艺术传》，佛图澄并无此姓，今云姓湿，亦异闻也。大历中，余因行县憩于此寺，读碑见之，写寄陆长源，长源大喜，复书致谢。

巨 骨

李司徒勉在汀州，曾出异骨一节，上（一本作止）可为砚。云在南海时有远方客所赠，云是蜈蚣脊骨。又太子少师薛萼为邢州留后，亦有大骨。面广尺余，形圆，有两耳，高可三四寸，

云洺州人掘漳河古隄，于瓮中所得。刺史魏凌知萼爱奇，故封寄焉，题云“阎老王尾臊骨”。凌与萼酒徒相狎，故有此戏。

大 鱼 腮

海州土俗工画，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，予时客海上，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，形如竹箴。予问之，其人云：“海鱼腮中毛，拟用作屏风帖。”因问所得，云：“数十年前东海有大鱼死于岸上，收得此。惟堪用为屏风帖。前后所用无数。今官作屏风，搜求得此，奇文异色，泽似水牛角。小头似猪鬃，大头正方。长四五尺，广可一寸，亦奇物也。今人间大鱼腮中鬃毛长不盈寸，此物乃长四五尺，鱼亦大矣。《交广记》云：“吴时滕循为广州人，或言虾须有一丈长，循不之信，其人后故（一本多故字）至东海，取虾须长四丈四尺，封以寄循。鱼腮长五尺，无足怪者。

窃 虫

人家有小虫，至微而响甚细，寻之，卒不可见。俗人以其难见，号窃虫，云有此者不祥。余曾睹此虫，大如半胡麻，形类鼠妇，有两角白色。振其头则有声，或时暂止，须臾复振。床壁窗户之间、暗黑之处多有之。拾遗孟匡朝贬贺州，作《窃虫赋》，比之鬼魅，似都不识此虫。

霹 雳

人间往往见细石，赤色，形如小斧，谓之霹雳斧。云被霹雳处皆得此物。予曾于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见一石，与前后所见者皆相类。问：“将此何用？”曰：“房中大石，往年被霹雳为两

段，于霹雳处得此，俗谓之霹雳楔。偶然收之，无所用也。”按，《元中记》云：“玉门之山西有国山，山上有庙，国人岁岁出礧数千石（一作数千名），曰霹雳，给霹雳用。从春至秋乃罢。”诸字书检无礧字，《礼记》有杂金钻、牛骨钻，音为祖今（一本无今字）合。礧字石旁，与金相类，读宜同矣。盛宏之《荆州记》亦载南中雷神，有洪五之事。然则俗传霹雳之石，其信然乎。夫雷者阴阳薄触之为耳。激怒尤盛。或当其冲则谓之霹雳。若以为神道谴怒而降之罚，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？

鱼 龙 畏 铁

海州南有沟水，上通淮楚，公私漕运之路也。宝应中，堰破水涸，鱼商绝行。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，堰将成辄坏。如此者数回，用费颇多，知远甚以为忧。或说梁代筑浮山堰，频有缺坏，乃以铁数万斤坟积其下，堰乃成。知远闻之，即依其言而塞穴。初堰之将坏也，辄闻其下殷如雷声。至是，其声移于上游数里。盖金铁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龙护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大历中，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，有人造剑，于池内淬之，蛇鱼皆死。予家井中有鱼数十头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药杵投之于井，信宿，鱼皆浮出，知鱼亦畏铁焉。

卷 之 九

刚 正

狄仁杰为度支员外郎，车驾将幸汾阳宫，仁杰奉使先修宫顿。并州长史李元冲以道出妒女祠，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，必

致雷风之异，欲别开路。仁杰谓曰：“天子行幸，千乘万骑。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何妒女之敢害？而欲避之。”元冲遂止。果无他变。上闻之，叹曰：“可谓丈夫也。”后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安抚使。吴楚风俗，时多（一作加）淫祀。庙凡一千七百余所。仁杰并令焚之。有项羽神，号为楚王庙，祈祷至多，为吴人所惮。仁杰先致檄书责其丧失八千子弟，而妄受牲牢之荐，然后焚除。

淳 信

陆少保，字元方，曾于东部置小宅，家人将受直矣，买者求见。元方告其人曰：“此宅子甚好，但无出水处。”买者闻之，遂辞不置。子侄以为言。元方曰：“汝太奇，岂可为钱而诳个人。”

端 慤

宋璟为广府都督，元宗思之，使内侍杨思勰驰马往追。璟拜恩，就马在路，竟不与思勰交一言。思勰以将军贵倖，殿庭因诉。元宗嗟叹良久，即拜刑部尚书。

贞 介

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，镇陈留，兼统江淮诸道，将图进取。中官络绎。镐起自布素，一二年而登宰相。正身特立，不肯苟媚。阉宦去来，以常礼接之。由是大为群阉所嫉，称其无经略才，征入，改为荆府长史。未几又除洪府长史、江西观察使。

謇 諤

相里造为礼部郎中，时宦官鱼朝恩用事，薰灼内外。朝恩称诏，集百僚有所评议，恃恩凌轹，旁若无人。宰相元载以下，唯唯而已。造挺然众中抗言酬对，往复数回，略无降屈之色。朝恩不悦而去，朝廷壮之。

抗 直

崔祐甫为中书舍人，时宰相常兗当国，百僚仰止。祐甫每见执政论事，未尝降屈。舍人岑参初掌纶诰，屡称疾不宿直承旨。人情所惮，诸人虽咄咄有辞而不能发。崔独见谏，以舍人职在枢密，不宜让事于人。岑舍人称疾既久，多有离局。兗曰：“此子羸疾日久，诸贤岂不能容之？”崔曰：“相公若知岑久抱疾，本不当迁授。今既居此地，安可以疾辞王事乎？”兗默然无以夺之也，由是衔之。及今上在谅闇，兗矫制除崔为河南尹，星夜电发。今上觉其事，遽追还之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，而兗谪于岭外。

忠 鯁

李惇为淄青节度判官。使王衡弟颇干政。惇屡言之，衡曰：“兄弟孤遗相长，不忍失意。”惇曰：“君怜受，只合训之以道，何可使其纵恣也？”衡家又好祈祷，车舆出入，人吏颇以为弊。惇又进谏，衡不能用。他日，衡对诸客别有所问，惇曰：“惇前后颇献愚直，大夫不能（一本无能字）用，今又问。”衡作色曰：“李十五好为诋讦”。惇曰：“忠言大夫谓之底讦，久住何益，请从此辞。”再拜趋出，命驾而去。衡怒甚，不使追之。时人皆谓

惇有古人风。

诚 节

权皋为范阳节度掌书记。禄山男庆和承恩尚主。皋在京亲礼会毕，归本道。知禄山有异谋，出路托疾诈死，家人载丧以归封丘。仅达，而关东鼎沸。皋微服变姓名至临淮，于驿家傭赁，欲数知北方动静故也。寻过江。上（一本作二）京复，肃宗发诏褒美，拜起居郎，辞疾不赴。皋以崎岖丧乱，脱身虎口，遂无宦情，在江外七年，卒。

任 使

李太尉光弼震徐方，北扼贼冲，兼总诸兵马。缘征讨之务则自处置。仓储府库，军州（一本改军中）差补，一切并委判官张惨。惨明练庶务，操割发遣，应接如流，绰有余地。诸将欲见太尉论事，太尉辄令与张惨判官商量。将校见之，礼数如见太尉无异。由是上下清肃，东方晏然。天下皆谓太尉之能任人。

礼 遣

张延赏为河南尹，官人有过，未尝屈辱。其所犯既频，灼然不可容者，皆谢遣之而已。先自拜立与辞，即令郡官祖送。由是士子敬惮，各自修饬，而河南大理。

迁 善

田神功自平卢兵使授淄青节度，旧判官皆偏裨时部曲，神功平受其拜。及此，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位，神功待

之亦无降礼。后因围宋州，见李太尉与敕使打毯，闻判官张修至，太尉与之尽礼答拜。神功大惊，呼（一本呼上有幕字）刘位问问之曰：“太尉今日见张郎中，与之尽礼答拜，是何礼也？”位曰：“判官是幕宾，使主无受拜之礼。”神功曰：“神功比来受判官拜，大是罪过。公何不早说？”遂令屈请诸判官，谢之曰：“神功武将，起自行伍，不知朝廷礼数。比来错受判官拜，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过。今还判官拜。”一一拜之。诸判官避而不敢当。远近闻之，莫不称其宏量。

惠 化

阎伯屿为袁州时，征役烦重。袁州先已残破。伯屿专以惠化招抚，逃亡皆复。邻境慕德，襁负而来。数年之间渔商阗凑，州境大理。及移抚州，阖州思恋，百姓率而随之。伯屿未行，或亦有先发。伯屿于所在江津见舟船，问之，皆云从袁州来，随使君往抚州。前后相继，津吏不能止。其见爱如此。到职一年，抚州复如袁州之盛。代宗闻之，征拜户部侍郎。未至而卒。

推 让

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，江淮米贵。职田每得粳米，直数千贯。准例替人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。利欲以让前人。发濠州，所在故为淹泊。候过数日，然后到州。士子称焉。

奇 政

李封为延陵令，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罚，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。随所犯轻重，以日数为等级，日满乃释。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，以为大耻，皆相劝励，无敢僭违。赋税常先诸县。去官，

竟不捶一人。

掩 恶

检校刑部郎中程皓，性周慎，不谈人短。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毁，未曾应对。候其言毕，徐为分雪之曰：“此皆众人妄传，其实不尔。”更说其人美事。曾生（一本作坐）被人酷骂。竟席，无怒色。皓徐起避之曰：“彼人醉耳，何可与言。”其雅量如此（一本作重）。

解 纷

熊曜为临清尉，以干蛊闻。太原守宋浑被人告（一本，告字在论字下），经采访使论。使司差官领告事人就郡按之。行至临清，曜欲解其事，乃令曹官请假，而权判司法。及告事人至，置之县狱。曜就加抚慰，供其酒饌，夜深屏人与语，告以情事，欲令逃匿。其人初致前，却见曜有必取之色，虑不免，遂许之。曜令狱卒与脱锁，厚资给，送出城，并狱卒亦令逃窜。天明，吏白失囚，曜驰赴郡，具陈权判司法，邂逅失囚。太宗李澄不之罪也。为申采访。奉帖牒，但令切加捕访而已。既失告者，浑竟得无事。

陵 压

严安之，崔谭俱为赤尉，力行猛政。谭恐安之名出己右（一本云，谭力行猛政，恐安之名出己右），每事欲先之。安之使伍伯执大杖引前，谭则益粗其杖。安之越粗，谭亦转粗之。如此大如椽，力不能举，安之遂令执小杖。谭亦细其杖。安之越细，谭亦转细之。如此至杖大如筋，不能用。安之患其压己，遂

都去其杖，使伍伯空手而行。谭果不能学。

除 蠹

崔立（一作丘）为雒县，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，家业殷富，子弟复多。蜀汉风俗，县官初临，豪家必先馈饷，令丞以下，皆与之平交。初至，陈氏欲循故事。立逆呵之，丝毫不入。录事心有怅惋，至衙日，恃其豪盛，谓立必不敢损己。礼数甚倨。立叱伍伯曳之，初犹负气，下杖良久，乃称乞命。群官争使人来救，立并不听。杖之即困，立料其必死，命曳去之。出门少顷而卒。而一县惊骇。陈氏子弟亲属数十人，相率号哭，阂塞阶屏。立使锁闭衙门，一一收录。取其子弟尽杖杀之。其疏者皆决、驱出。因自诣郡，具言陈氏豪暴日久，谨已除之。计其资产足充当县一年税租。太守知其事，以申采访，云立不畏（一本云，不长豪强）豪强，为人除害。使司大见褒赏。奏立强干，特请立充采访判官，拜监察御史。

卷 第 十

务 尚

萧诚自务札翰。李邕恒自（一本云怕书）言别书。二人俱在南中。萧有所书，将谓称意以呈邕，邕辄不许。萧疾其掩己，遂假作古帖数幅，朝夕把玩，令其故暗。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。萧指邕云：“有右军真迹，宝之已久。欲呈大匠。”李欣然愿见。萧故迟回数旬日，未肯出也。后因论及，李固请见曰：“许而不出，得非诳乎？”萧于是令家童归。见取不得，惊曰：

“前某客来，见之，当被窃去。”李诚以为信矣。萧良久曰：“吾置在某处，遂忘之。”遽令走出。既至，李寻绎久，不疑其诈。云：“是真物，平生未见。”在坐者咸以为然。数日，萧默（一本多在默二字）候邕宾客云集，因谓李曰：“公常不许诚书，昨所呈数纸幼时书，何故呼为真迹，鉴将何在？”邕愕然曰：“试更取之。及见，略开视，置床上曰：‘子细看之，亦未能好。’”

讽 切

贺知章为秘书监，累年不迁。张九龄罢相，于朝中谓贺曰：“九龄多事，意不得与公迁转，以此为恨。”贺素诙谐，应声答曰：“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。”张曰：“有何相庇？”贺曰：“自相公在朝堂，无人敢骂知章作獠。罢相以来，尔汝单字，稍稍还动。”九龄大惭。

欢 狎

郑昉性通脱，与诸甥侄谈笑无间。曾被飘瓦所击，头血淋漓，玉簪俱折。家人惶遽来视。外甥王在后至曰：“二十舅今日头壁俱碎。”昉大叫曰：“我不痛。”裹函（一作亟）令（一作命）酒酣兴尽。昉后至户部员外郎、滁州刺史云。

祛 怙（一本作怙）

御史大夫邓景山为扬州节度。有白岑者，善疗发背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，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。景山常急之。会岑为人所讼。景山故令深加按劾，以出其方。岑惧死，使男归取呈上。景山得方，写数十本，榜诸衢路，乃宽其狱。

修 复

颜真卿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亲书。其一立于郡门内，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者十余人。其一立于郭门之西，纪颜氏曹魏时颜裴、高齐时颜之推俱于平原太守，至真卿凡三典兹郡。其一是东方朔庙碑。镌刻既毕，属幽方起逆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蕃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河朔克平，别驾吴子晁，好事之士也，掘碑使立于庙所。其二碑，求是旧文，买石镌勒，树之都门。时颜任抚州，子晁拓三碑本寄之。颜经艰故，对之怆然曰：“碑者、往年一时之事，何期大贤再为修立，非所望也。”即日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。子晁后至相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。

赞 成

天宝初（一本有成字，一本作岁）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，著书八十余卷。人有窃视其草稿，告虔私修国史，虔闻而遽焚之，由是贬谪十余年，方从调选，授广文馆博士。虔所焚书既无别本，后更纂录，率多遗忘，犹成四十余卷。书未有名，及为广文博士，询于国子司业苏源明。源明请名《会粹》，取《尔雅》会粹众说也。”西河太守卢象虔诗云：“书名《会粹》才偏逸，酒号屠苏味更醇。”即此之谓也。

讨 论

著作郎孔至，二十传儒学，撰《百家类例》，品第海内族姓，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，不入百家之数。驸马张垪，燕公之子也，盛承宠眷。见至所撰，谓弟垪曰：“多事汉。天下族姓，何关尔事，而妄为升降。垪素与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时工部侍郎

韦述谄练士族，举朝共推。每商榷姻亲，咸就谘访。至书初成，以呈韦公，韦公以为可行也。及闻垺言，至惧，将追改之。以情告韦，韦曰：“孔至休矣，大丈夫奋笔，将为千载楷则，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？有死而已，胡不可也。”遂不复改。

颖 悟

开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。数年之间，遍能五经，上书自举。并云一遍能诵千言。敕付中书考试。燕公问曰：“学士能一遍诵千言，能十遍诵万言乎？”对曰：“未曾自试。”燕公遂出一书，非人间所见也。谓之曰：“可十遍诵之。”敬忠依命危坐而读，每遍画地记。读七遍，起曰：“此已诵得。”燕公曰：“可满十遍。”敬忠曰：“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诵得。今七遍诵得，何要满十？”燕公执本临试，观览不暇，而敬忠诵之已毕，不差一字。见者莫不叹羨。即日闻奏，恩命引对，赐绿衣一副，兼赏礼物（一作袍笏）。拜东宫衙佐，仍直集贤，侍讲毛诗。百余日中三度改官，特承眷遇。为侪类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敏 速

天宝中，汉州（一作汉中州）雒县尉张陟（一作涉）应一艺，自举日试万言。须中书考试。陟令善书者三十人，各令操纸执笔，向席环庭而坐，俱占题目，身自循（一作巡）席，依题口授。言讫即过，周而复始。至午后，诗笔俱成，得七千余字。仍请满万数。宰相曰：“七千可为多矣，何须（一作必须）万？”具以状闻。敕赐缣帛，拜太公庙丞，直广文馆。时号为张万言。